

琴台 琴瑟 彥火 建香港文學館藏倡議書

以下是「在西九文化區設立香港文學館藏的倡議書」摘要：

設立香港文學館藏，是香港文學界多年來的願望。香港作家聯會於二零零四年便率先發起聯署，三十多位文化界名人碩彥共同倡議籌建香港文學館。如今，香港文學需要「館藏」，已經成了文學界的共識，也是許許多多香港市民的共同心聲。

十四年過去了，我們的呼籲一直得不到回應。故此，我們與多個大型文學社團，最近成立「西九文化區建立香港文學館藏關注組」，特再一次提交倡議，鄭重要求西九文化區當局認真考慮我們的訴求，並盡快付諸行動，為香港的廣大市民、為我們的子孫後代建起一座文學的殿堂，讓更多的人得到人文之美的陶冶。

世界各大城市都建立自己的文學館，如北京建立了規模宏大的現代文學館；在日本，幾乎所有的市鎮都有文學館，文學氣息極為濃厚。在亞洲，日本有三位作家獲諾貝爾文學獎決不是偶然的事。

文學是構成文化的最基礎的重要因素，香港是中西文化和文學的匯流之點，對弘揚多元文化文學、樹立香港國際聲譽與文明十分有利。文學館藏當然包括了各種館藏，廣為收藏、整理香港各個時期的文學成果，但在我們看來，這只是其中一個功能。文學館藏還有研究、展示、教育、推廣、保護等功能。

在我們看來，文學館藏不僅是文學人聚腳的地方，還是普羅大眾接受文學教育與人文之美熏陶的地方，可以

讓更多的人認識香港文學的過去、現在及未來，並透過文學推廣香港的文化，了解香港的社會變遷及歷史經驗，感受這個都市的獨特創意與文化品牌。文學館藏是播撒文學種子的地方，是培育一代又一代文學新人的地方；是舉辦文學沙龍、講座、場所，是各種文學思想、觀念得以交流乃至交鋒的平台，是香港文學界的「大本營」，也是青少年的「文學營」。總之，這裡應該是文學人以及普通市民、遊客都愛流連的人文地標。

我們始終相信，香港文學館藏的建立，有利於促進中國的優秀文學傳統及與西方文學的交流。香港具有自由的創作空間，而且有中西文化交匯的區域優勢，實在應該充分利用此有利條件，促進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交流與接軌。香港具備條件邀集國際著名文學家來港駐足、交流文學，設立文學館藏，更有助於舉辦此一有國際影響意義的活動，同時有助於香港奠定區內華文文學交流中心的地位。

文學並不是少數文學人的事功，而是提升人們的文化修養、使人得以成為「人」的人文藝術、和音樂、影視、繪畫等藝術形式一樣不可或缺。

建設香港文學館藏是一項文化大事，希望香港政府及西九文化區當局以提升本港都會形象，提高港人文化層次的遠見卓識，來認真規劃發展這項功德無量的文化工程。（下）

（更正：2月21日本欄《饒公與文學館》一文，文中提到「饒公在二十世紀初葉」，乃「饒公在二十一世紀初葉」之誤，特此更正。）

萃神 乾坤 查小欣 王馨平從高球到瑜伽

上世紀90年代憑一曲《別問我是誰》走紅的王馨平，近年經常要飛台灣探望中風的父親、當年紅極一時的武打明星王羽。前陣子巧遇她，她雖然奔撲於香港和台灣之間，但沒半點疲態，狀態甚佳，原來是拜練瑜伽所賜。她本來最愛打高爾夫球，何以會改變興趣，鍾愛瑜伽？

王馨平跟老公李家輝都愛上打高球，認為夫婦有共同嗜好，有助增進夫妻感情，更覺得打高球能鍛煉耐力，訓練自己承受得起壓力。

因打上癮，王馨平一星期打足七天，回家還狂讀高球書，最瘋狂時期每天練球4小時，共打18個洞，十年來作密集式的練習和重複的動作，身體開始負荷不來，加上忽略了運動前後的熱身和鬆弛動作，膝蓋、肩膊等部位出現勞損，以致經常要物理治療，後來她意識到不能再這樣下去，開始搜尋其他改善方法，於是造就了她接觸瑜伽運動。

她隨即愛上瑜伽，甚至決心考取導師證書，因為透過瑜伽的伸展動作，王馨平發覺身體勞損的情況得以改善，更加醉心練習，從最初每星期兩次，至密集式每天練習，王馨平對瑜伽的鍾愛程度有增無減，因為她確切體會到瑜伽為身體帶來的進步。她覺得經過耐心練習，身體由很繃緊而變

得有彈性和柔軟度有所提升，甚至能順利完成高難度的動作，如頭倒立，令她對瑜伽大感興趣，為此她報讀基本瑜伽導師課程。

20天的導師課程，王馨平以「非常艱辛」來形容。她憶述：「每天上課10小時，由清晨7時開始身體鍛煉，首3小時不斷練習高難度瑜伽動作，已消耗了大量體力，另要背誦很多古書梵文、瑜伽式子動作，下課後還要寫論文，腦力和體力被掏空，有同學中途退出，但我絕不放棄。」

經過200小時的努力，終考獲瑜伽導師牌，為此她喜極而泣。因她獲取的不僅是專業資格，還有一段從心靈實踐的成長歷程，瑜伽不單令她更健康，亦讓她重新審視自我，明白到要放棄很容易，但若想進步就要不斷嘗試，才能成功，她終於明白人生所遇到的每個問題，就如瑜伽式子的每一個動作，直接反映出性格特質，同時提醒無論你是懦弱，還是勇敢，也必須自我尋找出路和答案，學習如何面對困難和逆境。

至於飲食方面，王馨平不愛化學製品，說與其吃維他命C，不如喝真正的檸檬汁。

對於外貌，她覺得培養自信很重要。隨著年齡增加及增廣的見識，她對自己充滿信心，自言很喜歡現在的自己。

路地 觀察 湯禎兆 補氣食材

自從我和太太努力吃中藥調理後，兩人的身體都變得非常敏感，吃什麼補氣東西，立刻會清腸，尤其是早上。平時狀態好時，當然是天天大便，有時候甚至一天多次，但工作忙，休息不足，或天氣太冷，自然也會感到不暢順，那時候補氣食品所發揮的作用，便會特別明顯。

因此按此作指標，在攝取不同食材的養分時，便會更加清楚。以下是因應我倆體質的補氣排行榜：

1) 黨參，要買粗大的，當然並不便宜。曾試過煲野生的，湯水會甜得過分，喝後比咖啡更提神，而且睡眠時可以較為深沉。

無論是工作還是睡覺，黨參湯都可以補充血氣，而且處理又簡單，如果真的沒有時間，簡單煮煲水當茶喝也無妨。我們愛加入杞子、圓肉及蒙芪煲湯，孩子們也一起喝，既有益又方便。

2) 薑，又便宜又方便。要買沒漂過的有泥薑。通常雜貨店的都一定漂得潔淨，所以一定要在蔬菜檔尋找。另外，最好買有機的，反正薑的價錢有限，不會負擔不來。買整塊有機薑或薑粉也好。

後者可長放工作場所，有時加進奶茶或蜜糖，即使沒病沒痛，只要每天堅持喝一點，一定大有裨益。天冷時

我們會煲薑茶，來作為早餐飲品。

3) 梗米粥，即圓種的白米。韓國和台灣也有種越光米，相當不錯，總可以找到有機的。台灣有出不同的梗米，雖然不是有機，但有列明品質，自己可小心選擇，而吃上去也很香。別用茉莉米煲。最好煲兩小時，讓米化開。

很多營養學家和養生達人也不太支持白米，但我們吃下去很舒服，一旦多天沒米飯了，即使吃多少蔬菜也不會很暢通。每人的體質也是靠自己體會的。

4) 紅棗，有些人以為會燥熱。實際上香港人長處冷氣環境，又愛喝凍飲，大部分人都是偏寒的。紅棗又甜，有補血效果，也特別適合女士。紅棗水可說是日常的恩物。



■紅棗有補血效果。 網上圖片

天音 知音 楊天命 被遺忘的記憶

這個自相矛盾的題目，到底想要說什麼呢？到底是有記憶，還是沒有記憶呢？難道天命也有像「潛行凶間」那樣的夢境與現實混淆的奇遇？或是像「凶心人」那樣的失憶症，令我的回憶就像碎片一樣，不知虛幻真假？

其實，每當天命被問到「師傅，有沒有風水個案是你印象最深刻的」？我的腦海就會自動浮現這個答案：我印象最深的，恰恰是我最有記憶的一段經歷！

曾有一段時間，天命在日本發展事業，我還記得在櫻花盛放之時，到日本主講風水講座，當時同行的有我的助手、翻譯以及日本經理人。

講座完成後，經理人便帶着天命在附近四處觀光。櫻花是鋪滿日本風光畫的主色，天命雖然有鼻敏感，也不願意錯過這抹色彩，所以早已備有備而來，隨身攜帶了對抗敏感症狀的藥物。正所謂「人生如戲」，我實在沒想過這樣的情節竟會發生在自己身上——時看走眼，不小心把安眠藥錯當成敏感藥！

唉！吃下去的藥，真是覆水難收！偏偏此時，日本經理人邀請我為其弟弟的家居風水提供意見。現在回想起來，整個看風水的過程我實在毫無印象，只記得我與家中主人握手問好之後，看到家中有着傳統典型的日本榻榻米。至於我自己說過什麼、想了什麼？如今只剩一片空白！看完風水之後，天命回到車上，更是馬上昏昏大睡！夢醒之後，我問助手，方才看風水時，自己有沒有錯漏百出？沒想到，已跟隨我多年的助手表示，方才說的話跟平時差不多，既清晰又言之有理，完全看不出有何不妥。

原來，雖然天命昏昏欲睡，但我的「潛意識」卻能夠自動運轉，竟然令我在這樣的狀態下也沒有出大差錯。這樣的奇遇，很難不成為我最為「深刻」的回憶。雖然直到現在我還是不起當時說了什麼，但我會深深記得：「說話語可以亂講，而藥更加唔可以亂食」！

水過 留痕 少爺兵 陳妍希飾演《鄧麗君》

最近內地開拍電視劇《鄧麗君》，而他們口中的比較，只是討論兩位巨星在歌唱領域上各自的特色，當然也有個人偏愛的評價。資深音樂監製對鄧麗君的評價是：「鄧麗君唱歌時，幾乎聽不到她的換氣聲，對音樂和舞台那份獨具的掌控力、感染力、親和力，以及歌曲意境情感表達，起承轉合，她都把握得淋漓盡致，至今樂壇暫未見到有後來者像她。而王菲的歌唱獨特之處在於天生的一把小嗓音，所以受到某程度的限制；不過王菲又是天生懂得如何駕馭適合自己唱的歌曲，將她的小嗓音發揮到極致，很聰明。」

該劇由女星陳妍希飾演「鄧麗君」一角，消息公佈之後，不少歌迷表示，心情有點複雜，喜的是歌迷能在劇中懷緬偶像生平的點滴，也能夠透過劇集的情節知道偶像生前鮮為人知的部分實況，而歌迷們都能理解、清楚明白到她們的偶像由誰來飾演，真的鄧麗君已經離世了！

對由陳妍希來飾演鄧麗君，外界的回響很大，畢竟鄧麗君是一位國際樂壇巨星，深入人心，歌迷們難免有着種種不同的看法，但歌迷們卻十分理解地說：「對陳妍希這是艱難的任務，誰來演都會被人這批評那批評的。不過陳妍希那圓圓的臉，笑容都有着幾分偶像的影子，這是實話。希望陳妍希頂住壓力，盡了力就可以，在唱方面不要過於模仿，我們期待演出！」

中肯的說話，相信對陳妍希來說也是一份鼓勵和支持。說起鄧麗君，經常也聽到樂壇中人對她和樂壇天后王菲作比較，然

化，我的追求目標也隨之改變。於是，我把健康快樂、生活充實當作退休後的新的夢想，並為此繼續努力。

我所說的健康，既包括身體的，也包括精神的。我每天堅持登山，並鍛養山上的流浪貓，既健身，又健心。這樣堅持多年，身體得到鍛煉，體質增強，百病不生，每天的心情也非常愉快。

我的快樂生活，也包括兩個方面。一是幹自己喜歡幹的事，主要是讀書寫作。沒退休時，整天工作忙碌，許多書想讀而沒時間讀。退休後，時間充裕了，有計劃地讀一些自己喜歡的書，既能增長知識，又能陶冶情操。而寫作是一種愉快的腦力勞動，堅持寫作，不但能促進身心健康，還能獲得豐收的喜悅，也是自己的人生更加豐富。退休後，我除經常在班刊上發表文章外，還出版了《片羽寸心》、《釣泉詩話》、《泉文化——濟南》、《山東民俗瑣話》、《凡俗雅韻》等多部著作，這使我的生活既充實，又幸福快樂。二是做慈善事業，關愛動物，把餵養、救助流浪貓狗及野生鳥類當作自己的生活常態，讓小愛帶來大快樂。這一點，很多人不理解，有的甚至嗤之以鼻。

對此，林清玄先生替我作了回答。他在《在微細的愛裡》一文中說：「不能進入微細的愛裡的人，不只是粗鄙，他也一定不能品味比較高層次的心靈之愛，他只能過着平凡單調的日子，而無法在生命中找到一些非凡之美。」「我們如果光是對人有情愛，有關懷、不知道日落月升也有呼吸，不知道蟲蟻鳥獸也有歡歌與哀傷，不知道雲裡風裡也有遠方的消息，不知道路邊走過的每一隻狗都有乞求或怒怨的眼神，甚至不知道無聲裡也有千言萬語……那麼我們就不能成為一個圓滿的人。」林先生這富含哲理的嘉言，也是我的切身體會。它為我老年夢的實現，注入了新的能量，增添了新的動力！

百家廊 戴永夏

人有夢想就有希望，有希望就有幸福，所以許多人都喜歡談論夢想。然而不同的人夢想也不同。即使同一個人，在不同年代，不同時期，也會有不同的夢想。

我出生在貧窮的農村，從小就看重吃飯，所以夢想也總跟吃飯沾邊。尤其上高中時，正逢「三年自然災害」。那時住在學校，定糧低，主食少，副食又差，飯都吃不飽。我們經常吃的是難以下嚥的乾菜糰子就鹹菜，饅頭見不到，窩窩頭、地瓜乾也成了稀缺食品。每天下了晚自習回到集體宿舍，躺進涼被窩裡，肚子餓得咕咕叫，翻來覆去睡不着。有一次，一位同學突發奇想：「咱們現在肚子餓，就開個『精神餐館』吧，每個人都把自己吃過的好東西說出來，讓大家分享充飢。」他的提議立刻得到大家的贊同，於是你一言，我一語，這個「端出」大對蝦、紅燒魚，那個「擺上」烤鴨、燒雞；還有的「送來」狗不理包子、肉火燒……這「精神大餐」非常豐滿，然而卻是牆上畫餅，愈「吃」愈餓，愈「吃」愈睡不着覺……

第二天中午，我實在餓極了，就來了個「寅吃卯糧」，把兩頓飯合在一起吃，足足吃了8條地瓜乾，頓感香甜果腹，舒服無比。當時我真切地感到，將來有朝一日，能吃飽地瓜乾就很幸福了！所以我當時的夢想，就是能吃飽肚子。這在今天聽來，似乎有些不可思議，甚至可笑。但在當時，挨餓是普遍現象，吃飽飯的夢想自然而又現實。而且有這樣夢想的，絕不是少數人！

後來考上大學，我讀的是師範院校，學校培養的目標是中學教師。但當時我卻有點「離經叛道」，專業思想不牢固，總是夢想將來當一名作家。於是我便練習寫作，給報刊投稿，把「作家夢」當作自己的奮鬥目標。然而對於一個生活基礎薄弱，人生經驗不足，知識相對貧乏的普通大學生來說，當作家談何容易！所以畢業後，我既沒當成作家，也沒當上中學教師，而是被趕到偏遠地區的基層，接受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的再教育。我當過工人，爬過電線杆，下過礦井，每天懷着「知識愈多愈反動」的負疚之心，幹的活又髒又累，還要經常「鬥私批修」，「割資產階級的尾巴」……這時有沒有夢想呢？也有，那就是早一些被「教育」「改造」好，摘掉「臭老九」的帽子，順順利利地當一名普通中學教師……

上世紀80年代，我進入出版社工作後，編輯工作之餘，也寫了一些東西，並加入省市作家協會，原來的「作家夢」基本實現了。可是不久以後，我又感到有些失望，心想，當一個沒多少成就的小作家沒有什麼意思，但不因寫不出像樣的作品會感到苦惱，得到的那點名、利也不足以養家餬口。這時我讀了著名作家顧城的一些書，他對作家的看法對我產生了一定影響。他說：「靠那本書其實養活不了自己。作家是一回事，出書是一回事，能不能用它養自己，那是另外一回事……暢銷作家和作家是兩個概念。暢銷作家是有錢人的概念，作家是要飯的概念。不能把作家兩個字印在名片上，因為那樣對別人很不禮貌，那意思就是說：我要飯的。」他的這一思想，促使我作出新的選擇，夢想也變得更加現實——那就是努力做好本職工作，當一名稱職的好編輯，編出更多好書，在向社會奉獻精神食糧的同時，自己也能有更高的收入。

果然，當我把主要精力用到編輯工作上，編出一些較有影響的好書，取得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，在給出版社創收的同時，自己也有了較高收入時，我的幸福感和成就感都大大增強。這時我深深感到，投身出版事業是我的最佳選擇，而當一名好編輯是我的最好夢想！

前些年，我從工作了三十多年的編輯崗位上退休後，生活和環境都發生了很大變

夢想伴我度人生

後，我既沒當成作家，也沒當上中學教師，而是被趕到偏遠地區的基層，接受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的再教育。我當過工人，爬過電線杆，下過礦井，每天懷着「知識愈多愈反動」的負疚之心，幹的活又髒又累，還要經常「鬥私批修」，「割資產階級的尾巴」……這時有沒有夢想呢？也有，那就是早一些被「教育」「改造」好，摘掉「臭老九」的帽子，順順利利地當一名普通中學教師……

上世紀80年代，我進入出版社工作後，編輯工作之餘，也寫了一些東西，並加入省市作家協會，原來的「作家夢」基本實現了。可是不久以後，我又感到有些失望，心想，當一個沒多少成就的小作家沒有什麼意思，但不因寫不出像樣的作品會感到苦惱，得到的那點名、利也不足以養家餬口。這時我讀了著名作家顧城的一些書，他對作家的看法對我產生了一定影響。他說：「靠那本書其實養活不了自己。作家是一回事，出書是一回事，能不能用它養自己，那是另外一回事……暢銷作家和作家是兩個概念。暢銷作家是有錢人的概念，作家是要飯的概念。不能把作家兩個字印在名片上，因為那樣對別人很不禮貌，那意思就是說：我要飯的。」他的這一思想，促使我作出新的選擇，夢想也變得更加現實——那就是努力做好本職工作，當一名稱職的好編輯，編出更多好書，在向社會奉獻精神食糧的同時，自己也能有更高的收入。

果然，當我把主要精力用到編輯工作上，編出一些較有影響的好書，取得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，在給出版社創收的同時，自己也有了較高收入時，我的幸福感和成就感都大大增強。這時我深深感到，投身出版事業是我的最佳選擇，而當一名好編輯是我的最好夢想！

前些年，我從工作了三十多年的編輯崗位上退休後，生活和環境都發生了很大變

化，我的追求目標也隨之改變。於是，我把健康快樂、生活充實當作退休後的新的夢想，並為此繼續努力。

我所說的健康，既包括身體的，也包括精神的。我每天堅持登山，並鍛養山上的流浪貓，既健身，又健心。這樣堅持多年，身體得到鍛煉，體質增強，百病不生，每天的心情也非常愉快。

我的快樂生活，也包括兩個方面。一是幹自己喜歡幹的事，主要是讀書寫作。沒退休時，整天工作忙碌，許多書想讀而沒時間讀。退休後，時間充裕了，有計劃地讀一些自己喜歡的書，既能增長知識，又能陶冶情操。而寫作是一種愉快的腦力勞動，堅持寫作，不但能促進身心健康，還能獲得豐收的喜悅，也是自己的人生更加豐富。退休後，我除經常在班刊上發表文章外，還出版了《片羽寸心》、《釣泉詩話》、《泉文化——濟南》、《山東民俗瑣話》、《凡俗雅韻》等多部著作，這使我的生活既充實，又幸福快樂。二是做慈善事業，關愛動物，把餵養、救助流浪貓狗及野生鳥類當作自己的生活常態，讓小愛帶來大快樂。這一點，很多人不理解，有的甚至嗤之以鼻。

對此，林清玄先生替我作了回答。他在《在微細的愛裡》一文中說：「不能進入微細的愛裡的人，不只是粗鄙，他也一定不能品味比較高層次的心靈之愛，他只能過着平凡單調的日子，而無法在生命中找到一些非凡之美。」「我們如果光是對人有情愛，有關懷、不知道日落月升也有呼吸，不知道蟲蟻鳥獸也有歡歌與哀傷，不知道雲裡風裡也有遠方的消息，不知道路邊走過的每一隻狗都有乞求或怒怨的眼神，甚至不知道無聲裡也有千言萬語……那麼我們就不能成為一個圓滿的人。」林先生這富含哲理的嘉言，也是我的切身體會。它為我老年夢的實現，注入了新的能量，增添了新的動力！

鵬情 萬里 趙鵬飛

剛剛過去的除夕夜，家家團聚，戶戶飄香，顯示在微信朋友圈裡，一大桌菜品豐富菜式各異的年夜飯，成為幸福美滿最標準的配置。常吃的手菜，不常吃的山珍海味都上了桌。拜不分地域不論習俗的朋友圈所賜，只要細細看一遍，煎炸蒸煮，肥雞肥鴨，羊腿豬蹄，鮑魚龍蝦，碟滿桌滿，應有盡有。拜發達的物流配送和種養殖技術所賜，不分南北無關時令，生猛海鮮，蒿笋芽絲，瓜果菜尖兒，輕灼慢燉，鍋碗瓢盆，應上盡上。

大飽口福大快朵頤之時，有一事深感遺憾。食美器陋。

冷眼看去，朋友圈晒出來的年夜飯，無論材質如何上乘，菜式多麼精美，拍出來的照片卻大都差強人意。細究起來是盛放菜餚的餐具出現了三混問題，盆碗碟鍋混用，陶瓷搪瓷不鏽鋼塑膠各式材質混用，餐具的顏色更是混亂不堪。

英雄配良駒，美女坐香車。食美而器不美，猶如明珠暗投，教人甚覺可惜。在中國人的飲食傳統評價標準裡，色、香、味俱全，是基本要求。排在首位的色，並非只是菜餚本身的顏色，而是搭配相宜盛器，兩兩相得益彰的視覺效果。大食家袁枚曾說，煎炒宜盤，湯羹宜碗，參錯其間，方覺生色。正是對美食須配美器最凝練的總結。

美食不如美器

其實何止普羅大眾家年夜飯的餐具不講究，正在央視熱播的美食紀錄片《舌尖上的中國第三季》，第一集的關鍵字就選擇了器。令人大失所望的是，除了浮光掠影地介紹了一款炒菜鐵鍋和穿山灶，關於餐具的着墨更是少之又少，難以擔起這個器字。

中國被外國人喚做瓷器，歷經千年走入現代，在升斗小民柴米油鹽的生活中間，全無瓷器之美，實在不該。中國被稱為禮儀之邦，走進各地的博物館，腹圓有耳的簋，方有足的簠，斂口有蓋的甗，兩柱三足的罍，侈口圈足的斝，讓我們在驚歎先人對於器具精美雅緻追求的同時，也自慚形穢到連這些器具的名字都不能準確讀出，實在大不該。

還記得初讀《紅樓夢》時，驚詫於寄居在櫺翠庵裡的道姑妙玉。雖是帶髮修行的弱女子，擁有的茶器之美令人炫目。招待賈母，用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小茶盤，裝着成窯五彩小蓋盅。招待隨同的人，則是一色官窯脫胎填白蓋碗。請寶釵黛玉吃梯己茶，又端出了時人聞所未聞的瓠犀盅、點犀盃。聞香而來的寶玉，沾光也要討一杯用梅花上的雪烹出的茶，妙玉隨手指給他的茶具，便是一隻精巧的綠玉斗。品茶之餘，還不忘用一個九曲十環一百二十節蟠螭整雕竹根的大海，來談論寶玉不知茶品之道。曹公的這一段文字雖有炫富之嫌，卻讓人對

傳統的器具之美，頓生嚮往之心。

閒暇之餘，看過不少現代瓷器作品展。論胎質釉色造型，以及藝術造詣，精品之作層出不窮，絲毫不遜色於歐美國日韓。但走進超市，供民眾選購的日用瓷器，只滿足實用功能而甚少講求美感。因陋就簡並非好習慣。我們常常驚艷於日本的飲食，殊不知器具之美為其增色，殊不知融入文化的器具之美，更用豐碩的利益加倍予其回報。

舊年我在東京買過一套擺放乾果的瓷碗，價格比內地同等使用功能的瓷碟，貴出好幾倍。略感欣慰的是近年來，飲茶之風復甦，茶具之精，令人讚歎，繁複美輪，古雅簡拙，各美其美。企盼餐具亦能如此，讓中國人的生活器具之美，再次迷倒東北亞征服歐美，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就真的不遠了。



■圖片是作者攝於今年除夕年夜飯。